禮記疑義

禮記疑義卷二十三 一冊 禮器第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禮器第十

疏按鄭目錄云名為禮器者以其記禮使人成器之義也故孔子謂子貢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此於別錄屬制度張子曰禮器云者語其成也禮大體完備有成器然嚴陵方氏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運而無名器運而有迹則禮運言道之運禮器言器之用而已道散而為器故離禮運而後有禮器焉然禮運非不及器以道為主耳禮器非不及道以器為主爾故記者各以所主名篇陳氏集說曰器有二義一是學禮者成德器之美一是行禮者明用器之制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

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

訂義註禮器言禮使人成器如耒耜之為用也人情以為田脩禮以耕之此是也大備自耕至於食之弗肥釋猶去也田邪辟也貿猶雜也措置也箭篠也端本也四物於天下最得氣之本或柔刃於外或和澤於內用此不變傷也人之得禮亦猶然也外諧內無怨人協服也懷歸也疏禮釋曰以下用禮為器以耕人情之事釋曰

者用禮為器能除去人之邪惡也增美質者增益也禮非唯去邪而已人有美性者禮又能益之也措則正者言置禮在身則身正也施則行者施用也若以禮用事事皆行也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禮道既深為設譬也竹大竹也箭篠也言人情備德由於有禮譬如竹箭四時葱翠由於外有筠也筠是竹外青皮顧命云敷重筍席鄭云筍析竹青皮也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案鄭引禮記之筠以為青皮是知呼筍為筠如松柏之有心也者如松柏凌寒而鬱茂由

其內心自和故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者二者竹松也松竹居於天下比於眾物最得氣之本也故貫四時不改柯易葉貫經也既得氣之本故經四時柯葉無凋改也改易互言也外諧內無怨者謂於外疏遠之處與人諧和於內親近之處無相怨恨以其有禮接人故外內協服也為譬既畢此論之也前并舉筠心二事譬君子內外俱美外柔刃如筠欲能與一切物相諧內和澤如松心故能與人無怨經云二者據譬也鄭云四物者析別言之葉集讀以箭為竹之 小者則竹以為箭之

大者可知是合松與柏為四物也補正謂之箭一
物以記集說不如集說實體會四物說言之

故物無不懷仁者內外協服故悉歸仁故云
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者鬼神聰明正直依人
而行物既懷仁故神亦饗德也陳氏集說曰以
禮為器則成器故能大備其成人之行受於大
備則其德成矣禮之為用能消釋人回邪之心
而增益其材質之美措諸身則無往不正施諸
事則無往不達以人之一身言之如竹箭之有
筠足以致飾於外如松柏之有心足以貞固於
內箭竹之小者也筠竹之青皮也大端備言大

節二物比也草木有此大節故能貫串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易也君子之人惟其有此禮也故外人之疏遠者無不諧協內人之親近者無所怨感人歸其仁神歆其德也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不立無文不行

訂義註言必外內具也疏此一節因上禮明人外內諧和遂云禮須信義忠信禮之本也者禮之為本即忠信是也忠者內盡於心也信者外不欺於物也內盡於心故與物無怨外不欺物

故與物相諧也義理禮之文也有禮雖用忠信為本而又須義理為文飾也得理合宜是其文也無本不立解須本也無忠信則禮不立也無文不行解須文也行禮若不合宜得理則禮不行也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訂義註鬼神所祀事有德也天時以下言皆有異天不生謂非其時物也地不養謂非此地所生不知禮謂不順其鄉之所有也疏事有德者以經云順於鬼神先王制禮所以能順鬼神者以鬼神是有聰之人死乃祀為鬼神禮合於人心故得順於也鬼神疏此一節廣說義理為文之事也夫君子行禮必須使仰合天時俯會地理中趣人事則其禮乃行也仰合天時即依於四時及豐儉隨時也設於地財者俯會地理也財物也所設用物為禮各是其土地之物也順於鬼神者鬼神助天地為化祀之必順不濫逆也合於人心者

中趣人事也雖合天會地順於鬼神又須與人心符合其禮乃行也是以書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是也理萬物者地者若能使事事如上則行葉得所豚魚戴桐是萬物浴得其理也是故天時有生也者言天四時自然各有所生若春爲韭卵夏爲麥魚是也地理有宜也者地之分理自然各有所宜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人官有能也者人居其官各有所能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及庖人治庖祝治尊俎是也物曲有利也者謂萬物委曲各有所

利若麯糵利為酒醴絲竹利為琴瑟皆自然有其性各異也皇氏云有聖人制禮得宜故致天時有生地理有宜之等非其義也故天不生諸既得時財而為天地人物美功故君子行禮不為失時非財之事此以下是不合天時也天不生謂非時之物若寒衣浪橘及李梅冬實之屬也地不養若此是不鼓地財也地不養若山之魚鼈澤之鹿豕也君子不以為禮者此是不合人心也鬼神弗饗者此是不順鬼神也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者此廣說地財也鹿豕羌山蓄魚鼈是澤物今若非其地所養而致為禮此是謂為不知禮也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殺色戒反匡陸作恇

訂義註定國之數謂地物所出多少大倫謂貢賦之常若薄厚上下用年之豐凶也節言用之有節也殺謂殺不孰也匡猶恐也疏此一節以上文制禮因論隨地之所有以制禮也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禮物必鄉之所有故有

國者必書其國內所生物多少定數以為國之大法也經法也禮之大倫以地廣狹者猶則也制禮之大則又宜隨地廣狹為法謂貢賦之常差也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者此廣順天時上猶豐也下猶荒也雖以地廣狹為制而又皆須隨於天時也多少隨年豐荒也是故年雖大殺眾不匡懼者此言得時之美也大殺謂五穀不熟也雖大凶殺之年人主隨而節斂故用天下之衆不恐懼也則其之制禮也節矣者合結地財天時也廣狹隨地與而賦豐凶逐時而斂

衆之不恐並由君上制禮有節故也

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叶反紀

訂義註言聖人制禮所先後也授言受命改制度革急也猶適也聿述也言文王改作者非欲欲急行己之道乃追先祖之業來居此為孝倫

之言順也體天地人之別體也義之言宜也人道之宜是猶得也稱稱牲之大小而為俎助祭者而云百官喻溉池

疏亭怠丰述並釋言文猶道也釋詁文下之事上以順為次故云倫也以前經云時為大順次之故以倫為順也前經云體次之此經說體也神是天之別體社稷山川是地之別體鬼是人之別體焉云天者社稷山川雖形屬於地精實上達於天之地經鬼神之祭明宗廟之事而別居體者宗廟至尊事之須順故屬順也體是人死所為故後屬體也故云天地人之別體也此釋宜次之已宜義也主今有喪祭之貴虞須賓用而賓客有時朝之交交人道之宜也故後云喪禮忠之至賓宗用幣義之至已稱比釋稱次之薦豚而祭百官皆足人是助祭則各有俎祭充指及肥羔雖匪羔豚之小向百官一切皆羔得也大牢而祭不必有餘若假令大牢亦不使有餘也此之謂稱也者小而皆得大小不餘是各稱

牲體也疏此一節總上制禮得節故以下諸事皆由禮洽天時禮時為大者揖讓干戈之時於禮中最大故云時為大也順次之者雖洽天時又須順序故順次之也體次之者有時有順又須小大各有體列也宜次之者大小雖有體行之又須各當其宜也堯授舜以下釋時為大也堯舜所以相授者堯舜知子不肖自能遜避而授人此時決之然也桀紂凶虐不能待立與人湯武救民之災不可不伐亦時使之然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此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文

王改作豊邑非是急行己之道能述追先祖之業來行孝道於此豊邑時伙之然不得不爾釋時之義也今詩本草作棘猶作欲聿作遹字不同者鄭答炅模云為記註之時依循舊本此文是也後得毛詩傳而為詩註更從毛本故與記不同草棘聿遹字異義同求勤也言作豊邑非急成己之欲乃追述王季勤行孝之道也

疑義疏崇儀禮士祭用特牲大夫祭用少牢皆以成牲不用羔豚此得有羔豚祭者崇王制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則無地大夫士薦羔

豚也無地則無所助祭故云百官喻衆也稱猶足也行禮又須谷自足也集說補正曰王制無田則薦黑豚薦也謂之祭者蓋別而言之則有薦祭之異散文則薦亦可謂之祭也是晉祭黑豚而祭特舉祭之薄者言之疏傅會王制無田則薦說曲為之辭未免武斷王崇刪辨無注說亦與注義不符補正說非不似然不免阿孔之曲說也至所謂稱猶與稱家有無之稱同注所謂稱牲之大小是也足字義失之遠矣

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

言有僞也

訂義註古者貨貝寶龜大夫以下有貨耳易曰
十朋之龜瑞信也諸侯執瑞孤卿以下執摯閒
陸作堉省謂之臺疏言古者貨貝以貝為貨若今之用錢為貨也貝有五種朱食
貨志王莽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大
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
文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文
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三十文也
小貝一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十文也不
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文是為
貨貝五品又以龜為寶故云古者貨貝寶龜云
易曰十明之龜有某柄卜六五又云或為之十
朋之龜鄭註引兩非云神龜郭註此當龜以為
高在管治者二曰寶龜註云今江東呼用卜龜
黃璽黑室者比盈與天龜室爲一也三曰攝龜
註云以腹甲翁然偏紋頭閉藏之即當周禮地

與四方之龜知有以皆有邑歛之義故也四曰
寶龜卽遠我大寶龜及樂記曰青黑玄者天子
之寶龜及公半究公八年龜青此背是已五曰
大龜注甲有太來有河周云靈龜自書丹甲青
文是也吉實者直是神龜之義非天龜也六曰
坐龜注云常在巻叢下者乜曰山龜八曰澤龜
凡曰水遺十曰火龜注此皆說龜所生庚也大
凡神寶貨大擲兆五積如已家語滅氏家有子
龜名曰茶文仲三年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
兆攝于容三年兩為三兆此云家不寶龜桒三
正記由虎通大子之龜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
八于者從謂卜龜士亦有龜尺士食禮十乜是
也龜出於蔡敗得以為名也臣增注漢書云蔡
龜名非已滅氏又有優由故左氏略二十五年
傳云攝可不余敗是也合貨志云元龜尺二寸
直二十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公龜九寸以上
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俱龜乜寸以上直三百為
士貝十羽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此
等皆謂一貝有十朋與十朋之龜義疏此一節
同也云閒者謂之臺爾非釋宮文

還明上經揖次之事也但禮主威儀以尊卑大小多少質文各有所宜其稱非一故從此以下以廣明為稱之事諸侯以龜為寶者諸侯有保土之重宜須占詳吉凶故得以龜為寶也以圭為瑞者圭是五等玉也諸侯之於天子如天子之於天也天子得天之物謂之瑞故諸侯受封天子與之玉亦謂為瑞也書云輯五瑞又云班瑞於羣后是也此云圭不云璧從可知也家不寶龜者家卿大夫也大夫卑輕不得寶龜故臧文仲居蔡為僭也不藏圭者卿大夫不得執玉

故不得藏之不臺門者兩邊築闍為基基上起屋曰臺門諸侯有保捍之重故為臺門大夫輕故不得也言有稱者結上得與不得各有所緣

禮有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為貴也重直龍反

訂義註諸侯七介七牢者謂之侯伯也大夫五

介五牢者侯伯之卿使聘者也周禮上公九介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介五牢聘義所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乃謂其使者也天子葬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疏云諸侯七介七牢有周之侯伯也者大行人云上公介九人禮九牢侯伯介七人禮七牢子男介五人禮五牢此獨言侯伯者舉中言也云大夫五介五牢者侯伯之卿使聘者也者案大行人云九鄭大大士之禮各下其君二等侯伯七介七牢其降既降二等故卿大夫五介五牢其介裝得各下其君二等君牢則以爵等五等之卿同牢介言五命者唯據侯伯之卿降君二等也

其餘年禮則否云天子葬五重者謂抗木與茵
也者明五重之義云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者
古者為椁束木於其四邊上下不周致茵於椁
下所以藉棺從上下棺之後又置抗木於椁之
上所以抗其於上引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
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
縮二橫三皇氏云下棺之後先加折於壙上以
承抗席折猶庪也方鑿連木為之蓋如牀縮者
三橫者五無簀於上加折木抗之上加抗席三
此為一重如是皆五則為五重茵者藉棺外下
縟川淺也縕布為之每將一幅緻合疑為囊將
等鮐及奇單若其中加今有絜縟也而縮二橫
三每為一也重也崇豆數及棺之重數上公與諸
侯不司合緒伏説三明工公四重也天子侍緇
伏削先道紛此如縟席畫純侍諸侯之敘亦然
故公食大夫禮註云承為賓則先進紛此加緣
席盡紀是也侍諸使之鄉大夫則公食云上下
大人蒲是帝與布此加在席尊主帛純註云謂
云命人大是也公食大夫雖是諸侯之法然天
子侍之求然也大子於已且孫卿以下孟休然

其大裻無燕君荏席禮特鳥罍加司席云川蒲注若
卿大夫加禮尊席故時卿於此綴几鄭甸五越云其
大士已席賓席公特及大燕與席筵註役記彙燕燕
大祭卿大無而燕禮饗夫則三是云不別則執於此
依記大射加醉則之食諸兩重祭祭司設於部禮上
法上大則席鳥以賓孤侯重從祀祀生然特特注等
再一亦賓卿此介故則自以邦工席時席牲牲席之
重席重有辭降為筵莞坐介特重蒲席註鬼云也人
席也席席重尊賓註筵五為牲也筵新表神見大皆
無故其以席以故引樂亦賓云諸績鬼節之也予單
禮特祭射則既部公席兩或大侯純神所祭自燕席
賓牲社辨司異特食卿重可饗相加之致單天神欲
及少牢尊言是牲大夫也賓君朝覲事席論地亦燕
卿牢山川獄也云夫大其亦三亦席故亦是以然禮
一無川故之於三禮則特單重二醉也是也外也賓
席異亦也諸已獻曰蒲筵席席重席諸也司日祭無
屈席單然公臣之蒲筵身也為也紛績顛几已大加
也也席則亦子介筵莞則侍醉相純則命筵山則席

樗賓為敬徹席屈大射賓跳加席餘鄉一席亦屈也然則祇卿大夫再重正也故卿射註大夫
再重席正也然則鄉飲酒諸公三重席者鄉人特尊之也故諸公則升如賓禮辭一席使人去之
註燕自間於大夫是也大大再重有諸公則辭加席泰於席縮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
席主人對不去加席註云大夫再重也卿大夫為至人正一重席者以賓鄉人之皆者故下之
也公食賓坐遂答加席公不辭者註云贊者以告公公總之重來擬賓也元儀禮之例一往席
賞稱貴故燕禮註云重席重蒲莛是也所以卿射大大辭加席亦是一種稱加有以上已云公
三重大夫再重故與云加耳若餘種敦異席亦稱重則此經是也元席有兩則稍二重有一則
稱一重與稍重則也疏天子七廟尊者誠孫孝篤故立廟
乃多世為稱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者德積薄
故廟少為稱也士一廟者據下士為言若適士

判二廟也大夫五介五牢者臣為君使各降其君二等此五介五牢謂侯伯之卿亦舉中言之諸侯之席三重者謂相朝時賓主皆然也尊者須温厚故多重乃稱也三重則四席也熊氏云二重則三席也大夫再重者卑於人君故也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者五重謂抗木與茵也尊者宜堅固故多重也八翣者尊宜多飾蔽以稱之也三重六翣者五等同也卑於王故飾蔽少也前介及牢不云天子者天子無介牢禮無等及為賓客之事再重四翣者諸侯大夫又卑故

従而少飾也此以多為貴也者都結上之文也
疏義注豆之數謂天子朝食諸侯相食及食大
夫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於醬
東此公食下大夫而豆六則其餘若矣聘禮致饔
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設於戶西則凡致饔餼
堂上之豆數亦如此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
又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
十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西夾各六士之葬
禮一重上公四重疏豆之數謂天朝食諸侯相食有以文建下大夫亦上大夫八豆皆食饗大禮明天子諸侯之豆數亦元大禮故為天子朝徐諸侯相食也其天子齊

則無文案當與朝食則也豆氏云太宰之豆二
卜有六旨天子底看百二十而逢豆各六十令
云二十三十四三十數四也堂就上東西夫各十七
兩十七合十說堂上十二就六十六飲合六十六
也云公公大夫禮曰太夫向東序盛豆六設於
嘗求古鄭引以證下大夫故豆之數云此食下
入大而豆六則其餘著矣者下大夫六豆設於
堂上則天子之豆二十亦諸公十有六設著侯
十有二亦設於堂上顏諸可知故云其餘矣
云聘禮致褻飯於上公之堂上公豆設於戶而
若證明此經上大夫八豆之數引聘禮上大夫大
禮亦者上大夫豆八之文者也禮案公食大夫者
此以公食大夫食禮鄉禮上大禮上是致饗饋
禮欲見與饗饋堂上豆數同飯禮此云凡致
褻餘堂上豆數亦如此亦如此食上六大之
禮云用侯公之豆四其謂東西夾各十有二侯
佾之豆三十有二其十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
十有四其東西夾各六豆數皆同禮掌客文
其陳於堂上及東西夾此鄭以意並之聘禮
攻褻飯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與夾亦豆數方亦

知也此是堂上東西夾各數豆東西夾又減於堂上之數上公堂上十六豆故知東西夾各十二後得堂上十二故知東西夾各十也子男堂上亦十二故知東西夾各六也

是章宗豆之用重在祭祀燕享次之日食其末耳鄭止言朔日及食之為其輕重之等已奈疏言齊亦同朔日則亢外也豆有二疏所謂正豆羞豆是也據公食大夫禮正豆六羞豆十六則此下大夫六羞正豆也推之八豆以上其皆正豆可知謹所引聘禮亦以正豆言是矣得致褒饋是歸禮之法故有堂上及兩夾之數若祭祀在室燕饗在堂安有兩夾之豆況堂上及夾又

亦以膳分之公無所狀耶　又案士喪禮下篇有見有折有抗木及席茵在棺下凡五重此言天子五重次疏合折及抗木茵為一重皆如是者五也蓋折不等可重況為帷荒不必重耳若記只言天子諸侯大夫則上公統於諸侯士統於大夫天四重一重之說未免想當然耳特以疑存之

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

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為貴也朝直
繁反纓步於反
訂義註天子無介無客禮也流獻也一食再食三食謂告飽也食力謂工商農也大路繁纓一就殷祭天之車也周禮王之五路玉路繁纓十有二就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木路翦繁鵠纓圭璋特朝聘以為瑞無幣帛也琥璜爵者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大夫特士旅之謂君拚之疏天子無介謂無以客禮陳擯介也其實餘事宗有

介副攸皂人共介皂是天子臨鬼神伏介執皂
也云周從王之五路周遠中中大崇中中云一
日玉路執樊蠑十有斿執建大常十有二旂以
祀二日圭於錫樊蠑九執建大祈以省三日家
路未典蠑也執建大赤以朝四日等路龍勒綠
蠑五執建大白以即戊五見大路前樊龍繆建
大龜以田云主俾將朝將以為瑞無幣帛也者
聘謹日聘名以主人人以俾是將也典端云公
執植主侯執信主伯執豹主諸侯以相見及朝
天子亦無束弟是主璋朝將以為瑞無幣帛崇
酹禮行事之將則璧以帛棕以錦是加朱帛天
山行人云以玉合六幣主以尚非云二王之役
手天子俾以從非云二王之後事右從馬不上
堂惟主俾將升堂家先生璋將義也云琥壇爵
者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時玉將幣也者琥
墳非爵白鮭云琥墳爵致知琥墳送爵也集時
謹崇之幣求帛束馬又致饗以酬幣又致食以
偽幣鄉云諸束帛乘馬亦不是遇也明諸侯於
敕省惟司求帛乘馬皆不用王介琥墳送琥玭
多攸知是天子酬諸侯從諸侯自相酬也

一節明以少爲貴亦是稱之義也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者諸侯事天子如天子事天天子事天既用一牛故天子巡守過諸侯境土諸侯奉膳亦止一牛而已也諸侯相朝灌用鬱鬯者轉畢酒味特多也諸侯相朝謂五等自相朝也自相朝朝享禮畢未饗食之前主君酌鬱鬯之酒以獻賓示相接以芬芳之德不在殽味也何以知朝享畢而灌案司儀職云凡諸公相爲賓將幣畢云賓亦如之鄭云賓謂以鬱鬯禮賓也引禮器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謂此

朝禮畢偏肴也無籩豆之薦有義在少而不在味故此有喜而無敬也大夫聘禮以脯醢者大夫出使行聘禮畢主國禮之酌以酒而以有脯醢無答主之德故須味稍多也天子一食者食猶飧也尊者常以德為飽不在食味故每一飧輒告飽勸之乃更食故云一食也諸侯再者德降天子故至再飧而告飽須勸乃又食大夫士三者德轉少告轉疏也故少牢特牲禮皆三飯而告飽也食力無數者食力謂工商農庶人之屬也以其無德不仕無祿代耕故但陳力就業

乃得食故學食力也此等無德以飽為度不須
告飽故飯無數也疏云食力謂作以得食也大
路繁纓一就者大路殷祭天之路也殷猶質也
以木為車無別雕飾乘以祭天謂之大路也繁
謂馬腹帶也纓鞅也染絲而織之曰罽五色一
帀曰就就成也言五色帀一成車既樸素故馬
亦少飾止一就也次路繁纓七就者次路殷之
第三路也供卑用故就多也然鄭特牲云大路
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而此云次路七就鄭
註郊特牲以此云七為誤圭璋特者圭璋玉中

之貢也特謂不用他物媲之也諸侯朝王以圭朝后執璋表德特達不加物也琥璜爵者琥璜是玉劣於圭璋者也天子饗諸侯或諸侯自相饗行禮至酬酒時則有幣將送酬爵以有琥璜之玉將幣故云琥璜爵也琥璜既賤不能特達故附爵乃通也鬼神之祭單席者神道異人不假多重自溫故單席也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者視朝謂日出視諸臣之朝者也特猶獨也旅衆也此等案周禮祀先王之席不單此應但指外神言鬼則連類及之耳

疑義疏大行人云上公三禮再裸而酢則諸侯朝天子天子灌用鬱鬯此特云諸侯相朝者此經據以少為貴諸侯於天子無鬱鬯諸侯相朝有設鬱鬯欲見卑者禮多故特舉諸侯相朝也出路門視朝若大夫則君人人揖之若士則不問多少而君共一揖之是大夫貴故人人得揖士賤故衆共得一揖是以少為貴也此諸侯之所尊者少故大夫特士旅之若天子之朝所尊者多故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是也

廷華案此以待諸侯雖止用鬱鬯禮大夫用醴及賦臨明諸侯以少為貴之義疏據出諸侯於天子一層因以諸侯於天子無裸於諸侯有裸以明貴少義不知諸侯於天子非賓主安問灌之有無且記亦無之不必斷貴也又大夫人人得揖則揖多士衆人共待一揖則揖少何所謂以少為貴乎同士疏亦非所尊多之義奇乎云大夫將者謂一揖共祀於一人所謂以少為貴也士旅之則一揖祀於衆人共賤可知以少為貴義似當如是但記本是可疑姑存其說以待

参

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椁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

訂義嚴陵方氏曰居官與命宮室以命數為節自上公至于男或以九或以五各有差此宮室以大為貴也天子之路謂之大路方謂之大方斗謂之大斗房謂之大房此器皿以大為貴也尊者之棺至於四重卑者止於一重椁則周於棺此棺椁以大為貴也周官冢人以爵等為丘封之度此丘封以大為貴也量言其所容度言

其所至度量宮室器皿皆有之於宮室言量於器皿言度互相備也既曰器又曰皿者若半旗之屬可謂之器而不可謂之皿若籩豆之屬正謂之皿亦可謂之器此大小之辨也既曰丘又曰封者自積土言之則曰丘自度土言之則曰封曰丘則必高矣曰封則不必高也故王公曰丘諸侯曰封此亦大小之辨也

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也

訂義註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
升曰角五升曰散五獻子男之饗禮也壺大一
石瓦甒五斗缶大小未聞也爵曰尊酒簋載用
缶疏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者皆韓許慎五經異義今韓詩說
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
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為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
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明著非所以餉不
得名觴古周禮說爵一升觚二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
酒中人之食毛詩說觥大七升許慎謹案周禮云一獻三觶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又觥
爵不過一一飲而七升為過多鄭駁之云周禮獻以爵而酬以觚觚寡也觶字角旁者氏是與

禮云

二三

獻相酳說焉獻也而節次字焉孝長既一獻三
酬則一亞交當爲斗與一爵三解相庶如鄭此
言是周禮與特特觚同一也此同禮一獻三酬
崇燕禮獻以獻人燕禮四祭酬然大云此一獻
三酬是士之祭禮也君是君燕禮則行無算爵
非唯三酬而已君是大大以上祭禮則獻數又
多不唯一獻也故知士之祭禮也五獻之尊者
五獻子者之祭禮也凡上祭自及其自相饗行
禮獻數各隨其分子男五命知五獻是子男云
是大一石凡觚五斗者從禮器射尺文也此凡
觚卯燕禮公尊元大也云酒大小未階也尚令
以小爲有從者小速皆大正在門外射大於壺
矣於禮蜀元大受五升曰授又禎高二疏貴者
才禮尺大中身觚下平凡觚與凡大同
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崇爵壯云主人獻尸用角
角受四升其器小佐食洗散以獻尸散受五升
其器大爵尊者小卑者大崇天子諸侯反大大

皆獻尸以爵無儀者獻以散之文禮文散亡略不具也特牲主人獻尸用角者不大夫也尊者舉角者崔氏云案特牲少牢禮尸入舉奠解是尊者舉解特牲主人受尸酢受角飲者是卑者舉角此是士禮卑天子諸侯祭禮亡文不具也其饗有酒列尊之法故云尊也門外缶者缶尊名也列尊之法缶盛酒在門外門內壺者壺亦尊也盛酒陳尊在門內君尊瓦甒者君尊子男尊也子男用瓦甒為尊故云君尊瓦甒云君尊則壺缶但飲諸侯也不云內外則陳之在堂人

君面尊專惠也此以小為貴也者小尊所居大尊在門內不重味故以小為貴精也延華集缶註言大小未聞補正以為四石不先所據雷語東萊缶未注以缶為庾論語集註以庾為十六斗蓋本昭二十六年左傳註言之則缶亦十六斗

六斗

疑義疏引易曰尊酒簋貳用缶易坎卦六四爻辭按六四尊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鄭云六四上承九五又互體在震上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尊於簋副設玄酒而用缶也

此章集註引易蓋以為缶之證是也䟽以互體及坐酒言大誤蓋坎之二三四互體為震而䟽則以互體在震上則似震之上又有一互有且與尊酒亦不相涉也至易明言酒言尊言缶則三酒也今酒又何必用缶

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

訂義䟽天子之堂九尺此周法也案考工記殷人重屋堂崇三尺鄭差之云是高一尺故知此九尺者周法也集說補正曰周法上公以九為節天子以十二為節

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為貴也

訂義註廢猶去也棜斯禁也謂之棜者無足有似於棜或因名云耳大夫用斯禁士用棜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疏棜斯禁此文謂之棜禁鄉飲酒是大夫禮謂之斯禁已棜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赤中畫青雲氣菱苕華爲飾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青雲氣菱苕華爲飾刻其足爲褰帷之形也云謂之棜者無足有似於棜或因名云耳者既夕禮云設棜於東堂下注云棜今之轝也又注特牲云棜之制如今大木轝矣上有四周下無足今大夫斯禁亦無足似木轝之棜因名也斯禁云棜此云大夫用斯禁者案玉藻云大夫側尊用棜則斯禁也案鄉飲酒兩壺斯禁是大夫用斯禁也玉藻

云士用禁又士冠禮士昏禮承尊皆曰禁是士用禁也謂之禁者鄭註士冠禮云名之禁者因為酒戒也案特牲是士禮而云棜禁在東序士不言棜者解註云然禁者祭尚厭飫故得與大夫同也云其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有禁漢禮器制度而知今禁鄭註儀禮棜今無足與皇氏以為棜一頭足一頭無足未知有何據棜其高下不等何以承尊其義非也疏

至敬不壇掃地而祭者此謂祭五方之天初則燔柴於大壇燔柴訖於壇下掃地而設正祭此周法也天子諸侯之尊廢禁者謂廢去其禁司尊彝鬱鬯之尊用舟以承之其犧象等六尊皆無用舟又燕禮諸侯之法瓦大兩有豐是無禁也是天子諸侯廢禁大夫士棜禁者謂大夫用棜

士用禁

疑義據禁鄉射先士禮而用斯禁者以證樂賢

從大大也詳鄉射謹禮

禮有以文爲貴者有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

訂義註此祭冕服朱綠似夏殷禮也某況補王日藻必五來朱綠祭其常者言之與雜帝君未綠同不必是論代沐周禮天子五采藻

疏人君自天之文章以表德德多則文備故六子龍袞諸侯以下文稍少也

疏義疏周禮上公亦衮侯伯鷩子男毳孤卿絺
大夫玄士爵弁玄衣纁裳今言諸侯黼大夫黻
雖明夏殷禮也但夏殷有日月星辰山龍今云
龍袞者舉多文為首耳日月之文不及龍也花
云然也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者言
夏殷也周家疏數隨命數此以文為貴也者是
其稱也
延華崇註以朱綠似夏殷禮毓辭耳疏舉黼黻
及日月等一以夏殷言之則武斷矣至所謂夏
殷有日月星辰者即春官司服註所謂周以日

月星辰皆於旗而冕服九章其說最攷說非司服不足據以為辯冕之比皆傳記之快由為之說則什矣

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樿杓此以素為貴也大羹音泰和胡卧反越音活犧如字

訂義註大圭長三尺抒上終葵首明堂位曰大路殺路也樿木白理也疏抒殺也長三尺下頭方而殺其上故云抒上於葵首首椎名也於抒上之終又為方椎故云終葵首也疏至敬無文至敬謂敬之至極謂祭大服用大裘是無文也父黨

無容者謂父之族黨足觀質素故事之無有折
旋揖讓之容大圭不琢者大圭天子朝日月之
圭也尚質之義但於上終葵首而無琢桓蒲之
文也太羹不和者太羹肉汁也不和無鹽梅也
大古初變腥但煮肉而飲其汁未知調和後人
祭既重古故但盛肉汁謂之大羹不和大路素
而越席者大路殷家祭天車也越席蒲席也祭
天尚質素故素車蒲席也犧尊者先儒云刻尊
為犧牛之形用以為尊祭天既用陶匏蓋以尾
為尊或可用犧為尊是夏殷禮也用陶也皇氏

以為褻尊即周禮褻衣也而祭天用陶匏者謂盛牲牢及酌酒器具義非也具在特牲疏布羃者疏麤也羃覆也謂郊天時以麤布為巾以覆尊也故羃人云祭祀以疏布巾羃八尊註云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也樿杓者樿白理木也肯素故用白理木為杓而鄭註周禮亦云祭天爵不用玉也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殺所戒反稱尺證反

訂義註省察也不同言異也疏禮不可不省記

者引孔子語證上諸事也宿察也禮既有諸事所趣不同不可不察不察則禮道無由知也禮不同者凡是可省之事也不同謂或高下大小文素之異也不豈者應少不可多是不豈也不殺者應多不可少也是不殺也此之謂也蓋言稱也者此之謂上諸事也上事各異蓋是各言其有稱故也此經總說在人稱之事也

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

訂義註外心用心於外其德在表也詡猶普也

流也發諸外也樂多其外見也疏此一節以上
言稱作記之人因廣明稱之事禮之以多為貴
者此說禮之所以須多為貴之意以其外心者
也謂其用心於外也用心於外謂起自朝廷廣
及九州四海也王者居四海之上宜為四海所
畏服故禮須自多顯德於外於小亦以接物
也故云以其外心者也隱義云萬物在人外非
己所有故以多為貴也德發揚詡萬物者此以
下解心在外義也言王者撫有四海宜發揚其
德普徧萬物也大理物博者言王有大德理萬

物之事廣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者結上也既有德發於外徧萬物理事備如此則豈得不貴多乎故貴之也故君子樂其發也者君子則天子也既須外接故所行事樂得其禮迹發見於外也一云君子謂民下識禮道者也庾云王功被於物君子樂其外見也

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有也德產之致也精微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稱尺證反

訂義詁內心用心於內其德在內致密也萬物

皆天所生孰可奈為以稱也少其牲物故誠慤疏此一節亦廣說禮之以少為貴之意以其內心者也內心謂用心於內也用心於內謂行禮不使外迹章著也德産之致也精微者此以下解心在內義也德天地之德也産生也言天地之德生萬物深密唯精唯微無所遺忘者也慮云天地之德所生從精至微也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觀猶覽視也言視天下萬物皆是天地所生若持彼所生以報於彼終非報義故云無可以稱其德者也如此則得不以少為

貴乎者既無物可稱則宜少外多內也是其外延豈得不貴少乎上云欲徧取萬物以祭天終不能稱其德報其功故以特牲貴誠慤之義也是故君子慎其獨也者獨少也既外迹應少故君子用少而極敬慎也前云故此云是故者慎之情深故加是也建平案此第言多少者盡以多少槩其餘也

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訂義疏此一節復說聖人制禮或內或外或少

或多然後為稱也古之聖人內之為尊者顧內心也天不可外報所以內極敬慎而其理為尊也外之為樂有解外心接物須廣大故外極繁富而其事可樂也隱義云樂多其外見者謂衣服寓物惡外見物也已有功德故得使有此物以光輝祀先人為樂也少之為貴者極心於內故外以少為貴也多之為美者極禮達於表故以外多為美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者合結多少乃異而以有稱為禮也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或作正)士大牢而祭謂之攘

訂義注君子謂大夫以上攘盜竊也疏此一節說禮即阿稱中則得禮僭則盜竊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者大夫常祭少牢遣奠卒哭祔用大牢故祭用大牢而謂之禮也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者攘盜也士常祭特豚遣奠卒哭祔加一等少牢若用大牢則是盜竊用君子之禮也不直言士而言匹士者庾云士言其微賤不得特使為介乃行故謂之匹也白虎通云庶人稱匹

夫者匹偶也與其妻偶陰陽相成之義也故論語云匹夫匹婦檢於禮水時有匹字作正字者有適者云天子大夫常祭亦大牢故此文云大大夫牢謂之禮正也若諸侯大夫自常祭少牢加一等乃大牢耳少牢饋食是諸侯大夫禮也崔氏所用此義然盧王禮本並作匹字矣今定本及諸本並作正字熊氏依此本而為正字恐誤也

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君子以為濫矣

訂義註濫亦盜竊也鏤簋謂刻而飾之大夫刻

爲龜耳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朱絲天子冕
之紘也諸侯青組紘次夫士當緇組紘纁邊柏
謂之節梁上楹謂之梲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
達枝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
之禮也

琓非裳謂刻錯故知刻而飾之云大夫
刻爲龜耳省案少宰敦當尚背鄭於云
敦有青有尊有蓍飾也飾莒素毛引之謹飾器
各以具類亡有上下中巳毛益祭相道故知刻
為龜巳云茲伏飾以象者景無禮有象脈故知
錄以象也云天子飾以玉者紫周諸九墳云皆
玉釜玉府云大玉之服玉云朱紘大子冕之紘
也諸侯青紘紘皆祭衣文也云大大士當端組
絲繢邊有崇士冠種綴組紘綖遵是上巳天子
諸侯用純大大當鄭以宜與士周也云楠謂之
節梁上楹謂之梲有擇宮云其梁上楹謂之梲
瑑失云梁上休儲柱爲藻文也謂之節李巡不

達否

節作楶諸謂櫨一名節皆謂斗栱也熊氏云栭
上者木錯諸之欂櫨即今之楷木也以欂櫨與
栭異物其說非也云宮室之枅士首本大夫達
技揩伏斯兩盤之天子加畫石為者此莊二十
四年穀梁傳文依云大夫斲之士斲本與此異
東建綷合文嘉云大大達枝猶斲為同枝以達
兩端上首本者士斯去木之首木令細與尾頭
相廣骨跕乃金文嘉并數梁侈雖其天小異大
集吟同也此管仲所僭者天子之禮知者蹤此
明堂位云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故也

一節明參而失禮之中管仲鏤簋朱紘冕之飾用組為之以其組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垂餘為纓此鏤簋朱紘是天子之飾而管仲僭濫為之也山節者山節謂刻栭頭為斗栱形如山也藻梲者謂畫梁上短柱為藻文也此是天子

廟飾而管仲僭為之也鄭註明堂云山節刻欂櫨為山也藻梲畫侏儒柱為藻文也君子以為濫矣者君子識禮者也謂管仲行此事是為僭濫也廷羊崇此奢而不稱之事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廟君子以為隘矣澣々作浣

訂義註隘猶狹陋也祀不以少牢與無田者同不盈體也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澣衣濯冠儉不務新疏其無田者同謂與無田之士同不國大夫也無田大夫猶用羔羊也疏此一節論儉而不中禮非稱之事豚肩不

揜豆者平仲用豚豚又過小併豚兩肩不揜豆
也必言肩者周人貴肩也肩在俎今云豆喻其
小假豆言之其實在俎不在豆也澣衣濯冠以
朝者大夫須解帶之美而晏氏澣衣濯冠以朝
君是不華也君子以為隘矣皆譏禮君子鄙其
大儉褊狹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
衆亂

訂義註言二大夫皆非也紀絲縷之數有紀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訂義試我我知禮者也況勝也疏知非孔子自我者君子孫在
識先不應自言祭記讀福之事欤知述知禮者而言我也疏此一節論孔子
述知禮之人自稱戰克祭受福之事識戰則克
祭則受福者又引郊特牲語結稱也我謂知禮得
者克勝也言知禮之人戰必勝祭必受福爲得
其道矣者解所以戰勝而祭受福也戰勝祭受
福是所爲得道不多不少適而稱當也祇爲二
大夫之不稱也然此無戰事祇應云祭受福而
此連言戰者彼爲二句相連欲合引之也且彼
因祭之田獵而教戰選兵故祭有戰事業此末章合始

作之陳氏集說曰記者引孔子之言而釋之曰大
孔子所以能此二者以得其行之之道也案此不如註疏
抗始並作之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
及肥大薦不美多品
訂義註祈求也祭祀不爲求福也詩云自求多
福福由己耳麾之言快也祭有時不以先之爲
快也齊人所善曰麾葆大謂器幣也葆之言褒
也嘉事之祭致大人是也禮宜告見于先祖耳
不善之向祭以禮之義有以小少爲貴也疏崇鄭志

答趙商問祭祀不祈商案周禮設六祈之科禱祠而祭云不祈故敢問禮記者何義也鄭答云祭祀常禮以序孝敬之心當專一其志而已禱祈有為言之主於求福豈禮之常也又鄭發墨守云孝子祭祀非欽其誠信與其忠敬而已不求其報而說尸嘏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於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若此祭祀內盡己心外不有祈福之義已案桓三年齊使夷仲年來聘致夫人於時公取文姜三月廟見致沖年來致夫人於時無祭而云嘉事之於者當致大之時必告廟已故曾子問聘大大取女三月有廟見之禮

疏此一節論祭祀之事依禮而行不樂華美祭祀不祈者凡祭祀之禮本為感踐霜露思親宜設祭以存親耳非謂就親祈福報也不麾蚤有登請先時也孝子感霜露應心而思親思

孰而宜祭不以霜露未至而先時早設為快也不樂祿大者褻崇高之稱也祭之器幣大小長短自有常宜常適大八尺豆盛四升不以貴者愈高大為之也不善嘉事者嘉事冠昏也人年二十成人宜冠三十嗣世自宜昏若無親者昏三月祭以告廟冠畢掃地而祭彌並是有為而然非謂喜之而設祭牲不及肥大者謂郊牛繭栗宗廟角握社稷尺各有所宜不必須並及肥大也為不美多品者薦祭品味宜有其定不以多為美故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多也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奥夫奥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註奥當為爨或

節疏

訂義注文仲魯公子彄之曾孫臧孫辰也莊文之間為大夫於時為賢者以非之不正禮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始逆祀是夏父弗綦為宗人之為也禮尸卒食而祭餕爨饔爨也時人以為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似失之疏文仲魯公子彄之曾孫臧孫辰也者案世本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伯

氏孔既生文仲辰是公子弨曾孫也云莊文之
閔為大大昔裘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於濟
文二年紱從記是莊文之閔為大大云於侍為
贊者襄二十四年左傳云也大大曰臧文仲就
沈其書立於讓世氏繙不於是於時為賢也始
逆記者集文二年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
逆記祭河先謂而後祖也何休云近以法春秋
忠公與莊公雷同同為西上德程與閔信亦當
同北前西上閔信為兄弟以絕代言之有父子
君日之道此愚義逆順故云先謂後訊此公羊
之蒸也宗外傳云肆傳公弗蔡云明為昭其次
尚穆以此言之難文公差惠公七世患公為昭
德公為得程公為昭莊公為譯閔公為昭信公
為穆令踏信公為昭閔公為轉自此以下昭穆
皆送欲定公八年順記先公脈氏云旬蹄信公
以來昭穆皆逆老同嗣語之說與何休義異公
羊垂仲許就踌德公逆記小怨巴左氏執焉夫
忽也許呂擅集同左氏說鄭狀之云兄弟無相
後之道發語公主於閔公主上不順為示怨也
如鄭此意此以信在閔上謂之為昭非昭榜也

神者乃祀祭大云天祭當為夏祭禮婦其主事於夫
祀祭古以觀神宗以於時祭者更記或事有以祭其
於之大為之乃例嬌與夫大祭饗夫於大尸之尊當
四紀言篇事猶以宗明禮神饗貫有祭也祀將於為
郊祀之神古宗當祭夫以乃貫也作尊貫將祝親貫
而篇云詩周禮宗貫禮此嬌用者篇於者祝之故字
祭陰論名禮異記為也為宗公將事祝宗迎尸知之
大一后說說義日是皇祭有同此故是廟尸故非說
神何禮禁禋篇月云天大依而記云其祭以中異也
於陰為同順神皇祭云中尸也註或事祀下當也者
篇也夫周人合表大亦適享無為也小尸略禮與下
陰說司禮有禮有神恭乃食適說云也享如祭者文
於郊焉鄭子戴大乃祖嬌而豆云禮云食祭篇夏云
禮乃其殺日說火嬌以祭祭祖宗尸或之宗先祀先
中是尊之祭引之崇逆故饋云婦李作禮廟為篇婦
也立如云為此次有記文貫時祭食篇將之於神之
如祀是祝祝嬌故祭為云饗人語而者祭禮與其祭
矣鄭之王融獻宗祭之是嬌貫以貫祭諸先是有禮戚

禮器

三三

此言則說殺是五記之神記於郊與皆止是竈之神常記在老以也婦祀之有祖及遂立設於竈陸又是尸八與奠者宗廟祭後亦祭先炊七婦之神在於奠竈北祝融并與及奠三者所以也不同跳此以下引仲尼譏不得所宜之人也文

仲魯大夫也事莊閔僖文四君時人衆尊爲知禮故孔子譏其不知禮之事以譏時人也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者此非禮之一事也魯閔公僖公俱是莊公之子閔適而少僖庶而長莊公死而立閔爲君僖時爲臣閔少而死後仍立僖爲君僖死僖公子文公立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先時夏父弗綦爲宗伯典禮使逆

公云吾見新鬼大故鬼小使列昭穆以閏置僖下是從在君上為逆亂昭穆時滅文仲為卿大夫見有此逆祀之事而不諫使止故云安知禮也燔柴於奧者此又非禮之事爨以爨煑為義也禮祭至尸食竟而祭爨神言其有功於人人得飲食故祭報之而夏父弗綦為禮官謂爨神是火神而遂燔柴祭之此是失禮而文仲又不能諫止之又為不知禮也夫奧者老婦之祭也者既祭燔柴於爨又明祭爨不可以燔柴之義爨者是老婦之祭其祭卑唯盛食於盆盛酒於

觀器戕若此何得燔柴祭之也陳氏集說曰此亦言文仲不能正失禮之事近來燔柴皆以為夏父弗綦之事若然則燔柴句當在而弗止也之上今在下則不以文仲之事但無考姑並存之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當丁浪反

訂義註體若人身體設之言至也一謂誠也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

事儀三千三百三十皆由誠也疏此一節論因上禮之有稱故此以下廣明三代之禮皆由誠信乃合禮猶體也者猶若人身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釋體也人身體髮膚骨肉筋脉備足乃謂成人若片許不備便不為成人也設之不當猶不備也者合譬也禮既猶如人之有體體雖不備但設之不當則不成人則設禮不當亦不成禮猶人體之不當也所以已祭天地復祭山川社稷已事生人復祭宗廟是備祭之義也禮有大者謂大及多為貴也有小者謂小

以少為貴也有顯者謂高及文為貴也有微者謂素及下為貴也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各隨其體而設禮不得不當也行禮皆須至誠故曰一也室猶禮也户猶誠也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

訂義註致敬謂以少小下素為貴也美而文謂以多大高文為貴也陳氏集說曰若語詞以宗若註為愼不若陳說之當刪之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
也有順而討也有摲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
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摭也殺去聲摲音芟於上聲
討義註直謂若始死哭踊無節也殺謂若父在
為母期也等謂若天子以下至士庶人為父母
三年討猶去也謂若天子以十二公以九侯伯
以七子男以五為節也摲之言芟也謂芟殺有
所與也若祭者貴賤皆有所得不使虛也進謂
若王者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文謂若天子之服
日月以至黼黻不致謂若諸侯自山龍以下摭

謂若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疏有居而行已

者君于之於注

一事也是而行謂親始死孝子衣成哭踊無節

貞任已天性而行也有由而毅也者二事也而

毅謂版父新哀三年為母齊哀期表由設也有

經而學也者三事也經常也常而等謂上自天

于下至度人雖尊畢有異而服其父母則貴賊

同等也有順而討也者因事也順猶順序謂天

于至尊無十二為節自此以下精相除若公九

侯但七于男五是順序而精古之也有衡而播

也省五事也滿布也猜名祭而摹自助祭得祖

而下至範裂一切悲有所得是吳上貴之令以

布滴非下也有推而退也者六事也謂二王之

後已衣天注而天乎必往而遠之役用王禮也

貫也而文也有也事也致法謂天于畫日月星

展於亦廢花法天以為大有救而不欽也者八

事也欽經也肖淺以下求有於法而不得極也

有情而設也可九事也採猜拾取也謂君呂沐

粱大大書役士用粱士畢

棣是給己之注而用之也

不疏此經廣明禮意

不同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討義誹一供趙誠也由用也素尚白黑尚青言所尚雖異禮則因耳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變白黑言素青者泰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疏供趙誠也者文承上經

禮三百也禮三千其致一也一謂致誠欲知此一亦至誠也云有尚黑者是以十三月為正子時事之晴予變的而首也是正尚黑欲知有謂黑也云泰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者案史記秦二世名胡亥於時悉稱趙高欲殺二世未知人從

已否乃指鹿爲馬以人從趙高皆偁鹿爲馬是其
事也其以青爲黑以黑爲黃鹿爲馬之類也鄭
胡亦傳胡如笑之說疏此一節廣明三代損益不同三
代之禮一也者謂三代所行之禮雖各別一皆
趨、於至誠故云一也民共由之者非唯君行禮
用誠如一民亦共用誠如一也或素或青者前明三
代雖異而俱用誠是同此述其迹異也或素尚
白者尚白殷世之禮也或青者尚黑夏世之禮
也然夏先殷後今先云或素者記是周時今欲
見周因於殷殷因於夏禮也夏造者從來之禮
雖同而先從夏始故云夏造也殷因者因於夏

禮而用之故云殺周也